



重建家園的路， 一步一步一腳印！

9 21大地震過後，很多規劃團隊湧入農村，自告奮勇要協助災區重建，受災農民在政府協助下也紛紛成立了重建委員會，期待農村復建能早日落實；受創最深的南投縣及台中縣，急需專業人士的協助，以恢復昔日的家園風貌。

農村規劃，

大家普遍缺乏基本認識

然而，農村規劃本來就是農村事務中最脆弱的一環，既缺乏專業人員、學者與行政組織，也缺乏相關法令與農民之共識，由上而下的規劃體制，更讓農村居民在規劃與建設過程中，多處於被動地位。因此，十餘年來，農政部門在農村綜合規劃與建設方面，雖然投下了不少的心力，似乎績效不彰，甚至連地方行政主事人員亦搞不清楚什麼叫做農村規劃。而農村住宅設計幾無利潤可言，因此建築規劃師們興趣缺缺，認識也明顯不足。無怪乎在這次大地震後，包括規劃團隊、地方政府及農民們面對重建家園的

工作，真有千頭萬緒，難以著手之苦。

農村風貌，

彼此難以建立共識

諸多亂象中，除了弄不清楚重建規劃的內容為何？正確的流程及必需的合理時程亦不會估算，以往農村建設窒礙難行之處在那？災後復建的關鍵除了錢之外，還有那些前瞻性的觀念與理論必須顧及，才能真正重塑台灣農村風貌，或者說是南投、台中農村特有的地方風貌？

這一連串的問題恐非三言兩語能道盡，也非一、二人就克竟全功。每個人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及領域去解題，各單位不停的開會及在災區間奔波，認真態度令人敬佩，然而抓不住問題的核心，幫助不大。

針對台灣目前仍處於摸索階段的重建亂象與規劃方式，加上大部份毫無建設經驗的團隊，災後重建之遠景著實令人憂心。這些災區之首長及農友現在正處於傍惶與脆弱的環境中，急需有人

來提供一些務實與正確的做法，以引導他們朝正確方向發展。

實務觀點與專業領域 之經驗交流

為了引介在農村規劃與建設方面具有悠久歷史，而且建設成果豐碩的德國經驗，在去(88)年11月間透過德國經濟辦事處之協助，與台灣大學農工系在國科會簽訂長期合作的漢諾威大學建築學院幾位教授組織中，以及廠商西門子公司及台灣災後重建企業協進會贊助下，台大農學院農村規劃與發展研究中心邀請了德國及奧地利的農村規劃、建築結構，以及行政法令方面的專家一行來台進行了一週的考察與演講，以引介德國及歐洲地震區（土耳其、義大利）在戰後及災後之重建模式，供我們借鏡及參考。（詳細報導請看『鄉間小路』89年1月號）

然許多問題的解決仍有賴我們自己的努力，外國專家也只能建議，因此在經建會策劃、農委會贊助、台灣



■6天的“災後農村重建規劃與建設人員訓練課程”，涵蓋6個主題：農村規劃、農村建築與社區住宅、休閒農業與產業經濟、土地利用與公共工程建設、農村社會與文化、景觀與生態規劃。

大學農學院農村規劃與發展中心主辦之下，於今(89)年1月及2月間分別在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舉行了為期6天的“災後農村重建規劃與建設人員訓練課程”，發函邀請了與重建有關之地方行政首長及承辦規劃團隊、重建委員會及農友們參加。希望藉6天的課程，簡介農村規劃的要點，讓大家能在短時間內對此一領域之知識能有正確的認識，以便在行政單位、規劃團隊、農民間能迅速建立共識，縮短溝通時間及交換正確的訊息，並可針對目前的一些個案或特例尋求解決之道。

讓意見充分表達， 但不是照單全收的 居民參與

我們邀請過去十餘年來在台灣農村建設中具有農村規劃與實務建設經驗之專家、學者以及1995-1999遴選赴德接受農村規劃訓練之技術人員來當講師，課程包括農村規劃、社區建築、休閒農業、土地利用、公共建設、農村社會與文化、景觀生態以及水源涵養。與會人員提出的各項疑問中，有屬此次講習內容的，也有屬相

關聯帶的，都讓講師們意識到重建工作的複雜性與整合的急迫性與重要性。這裡舉個小例子來說明：

目前農村許多地方說不清楚對與錯，講不明白好與壞，尤其從圖面上有時很難一時間察覺問題；農村綜合規劃審查之因難度更高，它牽涉到農業、各類工程建設、社會文化等各方面之交叉審查，加上規劃體系呈網狀結構，發展規劃目標訂定要依據「鄉」之綱要規劃，鄉之規劃目標要依據「縣」的綜合計劃，因時間急迫，這些不同層級的計畫必須同步進行，此項規劃技術問題就出現了矛盾現象，應先做那個呢？那個計畫要建立在那個計畫之上呢？

於是農村聚落規劃團隊要求綱要規劃團隊給予村之發展目標，而綱要規劃團隊又要求農村聚落規劃團隊提供地方資訊，以助其訂定鄉之發展方向，訂出目標。加上許多縣的綜合開發計劃也多屬空洞的報告書，對實質的建設多幫不上忙，因此規劃體系的紊亂與可以想見的空泛內容，加上專業知識的不足，最後審查把關受限於時間短促及人才難覓的窘境

無奈下，未來落實在建設上的結果，我們實在難以樂觀其成。

在前後為期一週的研習會中，一些事例讓人意識到此一建立共識的重要：如來自南投魚池鄉澀水社區的代表，在聽完河溪生態整治概論的課後，他們就以農村重建委員會的名義，要求目前正在進行的野溪河川水泥護岸整治的工程停工，他們說課堂上的理論與實務工程建設背道而馳，讓他們很惶恐，他們要弄清楚何者為正確之後才同意繼續施工，以免花了錢，卻破壞了景觀與水中及岸邊的生態環境。這是會中較具體的事例。

另外居民參與是這次重建的重要內容，但如何參與？如何分組分工？如何將散落在外的村民召回？一連串問題也似乎沒有定論，只能各出奇招，各顯神通。其實居民參與中完全「順」應民意也是不對的，因為他們對問題不是全盤的了解，專業的認識也是片斷的，所以讓居民參與，有助於對重建工作困難度的認知，這是居民參與的正面意義。而居民的個人主義或本位主義，則有賴團隊之過濾篩選；畢竟要讓他們的意見得到充份表達，但不是照單全收。如何利用農村推廣組織來進行居民參與工作，在這次講習會中，也做了很好的說明。